

黄宗英老师在两年前的冬天离世。当时就想写点什么,因为当时写的人何其多也,就搁下了。前不久惊悉舞蹈艺术家赵青老师也走了,想起曾经在宗英老师家,与这位优雅的女舞蹈家有过一面之缘。于是封存的记忆库存又清晰起来……

1975年5月26日参加在青话(青年话剧团)举办的《光辉的道路》座谈会,认识了几位专业、业余的文艺工作者,其中给我印象极深的,是黄宗英。我在与会者签名时就在心里暗自惊喜:黄宗英?那不是《家》里的梅表姐么?她也来了?清冷、清高、清丽的梅表姐?

那时的我已经观赏过她出演的电影《家》《武训传》(她演女教师,是“文革”初期作为批判影片让我们看的),阅读过她撰写的报告文学《特别的姑娘》了。1968年我报名到北大荒下乡,其中也有《特别的姑娘》的影响。

1975年春夏之交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。这不,上海话剧团又拿出了新戏,头天请我们观看,今天听我们意见,各行各业的代表都有。

那部话剧的内容是早忘了。戏单里说是讲“七二一”大学如何“开门办学”的。四十多年了只记得一个画面:女主人公在一条水渠边蹲下,扯下脖颈上的毛巾,到“水”里面甩了甩,拎起来,拧干,再围上脖颈。那年月很少有戏看,看到这样既有生活



有亭翼然(摄影) 胡兴泉

从前,有一个十四岁的少女,母亲早逝,从小与父亲相依为命。与村里其他男人相比,除了在田里劳作外,父亲还弹得一手好乐器,有一副能歌善唱的好嗓子。于是每年的五月初五,到村边的大江上担任迎祭潮神的司仪,成为父亲最大的荣耀。

这年的五月初五,风特别大,江上的潮水也一串漩涡一串漩涡地卷腾。迎祭潮神的小船在翻滚的浪涛中仿如风中的孤叶,站在船头的父亲更似粘在孤叶上的一只甲虫,两岸的呼喊声、惊诧声随孤叶的掀跌,湮涨、起伏。

又一波大潮卷来,孤叶被再次抛上浪尖,待孤叶重新落在江面上时,人们突然发现,刚才紧紧粘在孤叶上的那只甲虫再也不见了踪影。

父亲刚跌入江中的时候,少女还有点疑惑。往年的迎祭潮神,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历险,但

气息又色彩鲜明的影片道具,理当会喜欢。

我签了名快步向会场走去,跟自己说:不要东张西望,不要情绪夸张,黄宗英已经在里面了,我肯定一眼就能认出,只要看谁最有明星相(现在叫“明星范”)就行。座谈会人也就十几个,一眼扫去,我座位正对面的那位,就是!那年月国人都穿得朴素,她也是,旧旧的长袖衬衫,也许干校干活时就这么穿。我知道,有许多教师演员艺术家,刚刚从“五七干校”回沪。她也是一脸太阳的颜色。我眼神抛过去,她立即就抬眼迎过来,反应那个快!我赶紧躲避。要是在今天,四目交汇,肯定微微点头,嘴角带笑意了。会议开始了。我跟黄宗英都发了言的,说了些什么,忘了,日记里面也没记,一定没什么意思,倒是会下的交谈,记了不少。

会议的主持人叫她“老黄”“老黄的”,会下我也照着叫了,没大没小。也许因为我是作为大学学员代表参加会议的,我们的谈话即从上大学说起。老黄说:“过去我对大学极其崇拜,自己上不了大学,把希望寄托在弟妹身上,有了两个点名气后,千方百计供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上大学……”

我则讲了阅读《特别的姑娘》后上山下乡的经历,说自己对写作很有兴趣,“什么时候我也能写这样的又有思想又有文采的文章呢?”老黄马上又解剖起自己来了:“我的写作也

翁敏华

迎春花,又名报春花,因其在百花之中开花最早,花后即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而得名。

迎春花耐寒,早春时节,百花休眠,唯有迎春花独盛。白居易赞其“金英翠萼带春寒,黄色花中有几般?”在早春清冷的寒意中,迎春花尽情开放,花朵金黄,花萼翠绿,在众多的黄花中,有几个能同它比艳?

迎春花纤细的枝条,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,但它却“带雪冲寒”,柔弱中蕴藏着刚毅,不畏风雪,冲寒竟放,就像一位外柔内刚的女兵。我不仅钦

有问题,过去,我一心只歌颂美好的事和人,不愿意接触坏人坏事,总觉得那是脏的,素材本里都不愿意记一字一句,是唯美主义,现在要补上这一课,也不是那么容易。”

听了她的话,我觉得她很坦诚。黄宗英身上有一股子英雄气概,有一股子侠义气质,这是别的明星身上缺乏的。改革开放后她书写的女科学家徐凤翔、秦官属等人的感人事迹,她歌颂巾帼英雄,一以贯之。

吃了午饭,老黄说她家离这里很近,“要不你跟我去,到我家睡个午觉吧!”我就真的跟去了。

她家在一栋老洋楼的第二层。这一类房子上海很多,所以也没怎么印象深刻,日记里连地址都没写。好像是乌鲁木齐路,不是后来的淮海中路新康花园。一路上我兴奋着,向往着见到赵丹,见到我喜欢崇拜的表演艺术家,



乎清醒了过来,开始连续七天独自沿江寻找父亲的行程。少女沿着江边时而低泣时而呼喊,时而细诉时而哭嚎,久立的时候江风吹乱她的头发像一株孤独的芦苇,跌坐的时候小兽舐抚她的衣襟似一枚掉落的果子。她寻遍了江边每一个湾汊每一簇苇丛,她看尽了江上每一朵浪花每一根浮草,然而父亲,相依为命的父亲依然

没有一丝踪影。

七天,整整八十多个时辰的寻找,江水浸渍了她的双脚,她却始终无法成为一条鱼;星星洒满清澈的江面,她就是看不清江底的一切。当一切都是绝望的时候恰恰就是新的希望升腾之际。少女蓦地想起村里长辈说过的一个方

法,于是她用整整七天一直攥在手里的那件衣服裹住石块,选定一处高坡,用力向江心掷去。

佩她的顽强生命力,更赞赏她不畏严寒、坚守迎春岗位的坚强与担当。

迎春花虽赶在百花前面迎来春光,但它并不自满,和群芳一道,共同给春天增添芬芳。迎春花不自我炫耀的品格令人啧啧赞叹,正如南宋诗人曹彦约赞其:“锦作薰笼越样新,迎春犹及送还春。花时色与香如此,花后娟娟更可人。”

早春时节,迎春花在枝条上默默地开出明亮的黄花,迎接春天;待春天真正到来,它的花朵便悄悄离开,用青翠的枝叶去衬托百花的娇艳。这种低调而不争的宽广胸怀令人敬佩。

见到《红岩》里的许云峰,见到《聂耳》里的聂耳,见到《武训传》里一生效义学的千古奇巧。生没能如愿。没见到赵丹却遇到了赵青。后来知道,此时赵丹还在奉贤五七干校呢。黄宗英“解放”了,不等于赵丹也能解放。

赵青正在弹钢琴。琴声叮咚。见有陌生人进来,马上站起来回避,往里间而去。老黄向我介绍说:“这是赵青,赵丹的大女儿。”赵青闻言,回头朝我露了一丝笑意。老黄又赶忙介绍了我:“翁敏华,上师大中文系的。”

就这样的一面之缘。老黄的介绍里,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,一是“赵丹的大女儿”,二是“赵青”,父女俩名字连起来,正好是“丹青”一词,赵丹的第二艺术擅长。而赵青,虽只一面,我觉得她长得像赵丹,好看!

赵青1959年就考上中戏舞蹈专业到北京去了,后来一直生活工作在北京,也许1975年初夏那天我听到的赵青弹琴,弹的正是黄宗英买的那架钢琴呢!黄宗英被“解放”不久,赵青就到上海来探亲看望了,母女情深啊!

那天他们家人挺多,我还见到了周民,见到了赵橘。周民正在另一个里间睡午觉,地板上铺草席,一会儿见他起来,卷席子,笑眯眯地来到客厅,听我和老黄对谈。老黄的介绍是:“周旋的大儿子,现在

法,于是她用整整七天一直攥在手里的那件衣服裹住石块,选定一处高坡,用力向江心掷去。

江水依然湍急,然而半个时辰之后,扔下去的那件衣服竟在原地浮了起来,且一直在原处打转。少女又一次号啕大哭,她认定父亲就躺在此处的江底,她没有一丝犹豫,纵身跃下江中。

五天以后,一位一早下江的渔翁在雾气氤氲的江面上发现一具男尸:跌入江中的司仪。而更让乡亲潸然泪下的是,他下面竟紧连着一具女尸。细看,正是那位十四岁的少女。但见少女低头弓腰背负着父亲,及至打捞上岸,仍一直揪不开紧紧反扣父亲的双手。

这位十四岁的少女,有一个朴素的名字叫曹娥。因了东汉汉安二年曹娥的“投江寻父,尸负父出”,流过浙东的这条江,成为江南地域唯一以人名命名的江,曰:曹娥江。

仲春时节,莺飞草长。驱车远郊金山漕泾沙积村考察古冈身遗迹。冈身,知者不多,在6500年前,它是上海可考证的最早海岸线。鲸鲨出没的古杭州湾,经长年累月的波浪涌动、惊涛拍岸,渐渐地由死亡的海生贝类生物壳体夹杂泥沙积聚而成沙脊带,因地势相对高爽,俗谓之“冈身”。在奉贤、闵行、嘉定等地均有遗存。

日前,上海博物馆来此进行考古发掘,并作了回填,大致了解地下的风貌。在离地面50厘米左右处,发现了厚达一米的灰白冈身,其断断续续延伸,如长龙一般。经C14同位素测定,冈身形成时间距今6400年左右。这是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海陆变迁的地质“样本”,也见证了上海地区沧海变桑田的历史。

沙积村正面临动迁,“冈身”则默默地藏身于广阔的田野里,远望高台上有幢孤零零的二层住宅。在碧绿的草旁,青翠的树边,清澈的河畔,随处可见裸露的灰白色并不坚硬的沙石结晶块,上面零星地点缀着雪白的小贝壳。文保员孙水军介绍道:“这种白沙本地人叫鸭鸭沙。20多年前,当地建材奇缺,村民便因地制宜,将‘沙冈’中绝大部分冈身挖去造房子,数千年形成的沙冈瞬间几乎被挖尽。这段冈身得以保存,是高宅主人李小妹阿婆抗争的结果,否则这一承载上海历史的无价之宝将毁灭殆尽。”“金山古文化遗址保护点冈身遗址”碑立于宅旁。

古冈身成陆之后,此地逐渐成为气候温润、物产富饶之地,为先民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条件。据南宋绍熙《云间志》记载:“古冈身在县东七十里,凡三所。南属于海,北抵松江,长一百里,入土数尺,皆螺蚌壳,世传海中涌三浪而成。其地高阜,宜种艺菽麦。”这段记载可见冈身的形成及先民世世代代繁衍生



江西下乡。”赵橘是从外面进来的,老黄称“我和赵丹的女儿”,“现在黑龙江下乡”。由于我也在黑龙江下乡,跟赵橘聊得起来,聊了一会。听说黄宗英养育了七个孩子:赵丹前妻所生两个,周璇的孩子两个,自己亲生三个。我那天所见,赵青、周民、赵橘,正好是这三类中的各一个。一个职业女性,又是演员又是作家,工作就忙得脚打后脑勺,还养育、培育了七个孩子,多么不易!

往事如烟。但往事也并不如烟。记录往事,可以让它们记住一个时代。

息在这块土地上。如同行文友顾宏伟所说,冈身形成,潮汐被阻挡,积沙成陆。6000年前,冒险的先民从四面八方迁徙于此,“水行而山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”,安营扎寨,披荆斩棘,山居舟行,制陶种稻,先民从低丘高墩之上走向平原地带,开启新的文明之旅。

古冈身客观上起到了阻挡强潮入侵,承纳江海泥沙沉积的作用,加速成陆的进程,也演绎了自然力量的雄伟神奇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认为“冈身在吴松江故道……以南并列着三条,第一条相当于马桥、郭桥、胡桥、漕泾一线,第三条相当于诸翟、新市、柘林一线,宽度一般不过二公里,狭处仅一公里半,南端近海处

扩展至四公里左右。”

俗称“大石头”的查山离冈身近在咫尺,我顺便前往考察。据县志记载,古代这里的生态良好,时有老虎出入,文化底蕴深厚。查山不高,山体岩石坚硬,从地貌上看为火山岩残丘。现为军营,官兵在此植树造林,栽种种竹,使查山绿水环绕,竹径通幽。1972年开山取石时,发现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穿孔石斧,经考古发现查山竟是一处马家浜文化遗址,后定为上海文保单位。我在金山博物馆观看查山出土的陶器文物,应是马家浜晚期的釜口沿夹砂红陶,距今有六千多年的历史。查山之东麓曾有仁寿寺,匾额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题,今已荡然无存。

金山古冈身遗迹告诉我们,金山是上海地区最早成陆、最早有先民生息的地区之一。古冈身,作为上海文明发展之路的原点,它让茫茫大海、湖泊沼泽变身为先民生活的新大陆,先民用智慧辛劳向大自然讨生活,顽强生存,还孕育出璀璨的崧泽文化、良渚文化以及马桥文化,是上海文明之根基。今天人们要做的是保护古冈身,守住上海的文化宝藏。

我最后一次吃刀鱼是在五年前,长江还未禁渔。

那年清明前回老婆的家乡祭祖,打卡长江边上的合兴镇。好客的堂表兄们在临江的“望江楼”给我们接风。该酒店的看家菜就是清蒸江刀。那时一盘清蒸江刀的价格高达四位数,早已超出了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,我们再三恳求撤下这道“贵族”鱼,换个接地气的“百姓”菜即可,无奈当老板的堂表兄道:你们一年才来一次,赶上了就尝尝。清明前就是吃刀鱼,价格虽高,但过了这个村,就没这个店了,绝对物有所值。豪横,我等无语,只得客随主便。

酒过三巡,清蒸刀鱼端上来了,椭圆形的盆里并排躺着四条身材“丰腴”的刀鱼,鱼身闪着银灿灿的光,像刚从水里游出来。浅浅的原汁里漂着豉油的酱红色,很是养眼。热腾腾的猪油均匀地浇在鱼身上,既提鲜又保温。最上面点缀着几缕白细的京葱和红绿的彩椒丝。夹起一块鱼肉放入碗里,细细观察,鱼肉洁白如玉、玲珑剔透,十分诱人。送入口唇齿间,轻轻地咬上一口,一股鱼香和油香交织在一起的鲜美即刻传染了舌苔上所有的味蕾。猪油浸润下的鱼肉细腻无比、入口即化,就连鱼身上的刺都是软的。那种滑爽的口感逼得我大快朵颐起来。

今年正月十五后,又一次随老婆回乡。在“望江楼”酒店又尝到了久违的刀鱼。遗憾的是江刀已不见踪影,都是用湖刀鱼和海刀鱼“冒名顶替”。讲诚信的店家直言食客,不讲诚信的店家则含糊其辞、模棱两可。一根烟工夫,酒店老板端着酒杯拿着“黄鹤楼”烟进来打招呼,说知道有“贵客”用餐,特意关照大厨用点心,并诉苦道:现在最次的海刀鱼都价格飙升,让他们做餐饮的苦不堪言。市面上优质的湖刀鱼也“一鱼难求”,珍贵得出土文物,价格让人望而却步。虽然“贪恋”美食的老饕们不肯轻易放弃等了一年的“刀鱼季”,为饱口福倾囊一搏,但此时海刀和湖刀的肉质还是不能和江刀相提并论,口味自然也大打折扣了。

制作刀鱼其实很简单:选新鲜的刀鱼,洗净装盘撒上薄盐略加腌制,倒净盐水,撒葱段姜片,加料酒或啤酒,这里推荐啤酒,因含有小苏打,能使鱼肉更嫩滑。上蒸锅五分钟即可。出锅后挑去葱姜,撒把生京葱丝、彩椒丝,浇上精熬的猪板油就可以上桌了。口味重的,还可以在吃前撒点白胡椒粉提味。

美食

七夕会

清明时节忆刀鱼

王克